

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一场革命

——北京市北郊木材厂的调查报告

《红旗》杂志编者按：这篇调查报告值得一读。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依靠工人阶级，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精兵简政；对原有的规章制度一分为二，保留合理的，改革不合理的，创立新的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规章制度；注意政策，步骤上积极而稳妥，这些经验可供参考。

北郊木材厂是一九五六年由二百多家私营小厂合并起来的，生产木制和钢结构用具，现有一千五百多人。

这个厂，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认真搞斗、批、改的教导，在八三四一部队支左人员的帮助下，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起，开展了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的群众运动，促进了企业管理的革命化，加速了斗、批、改的步伐。革命胜利前进，推动了生产大发展。今年头五个月与一九六六年同期相比，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五十三，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二点二，上缴国家的利润提高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北郊木材厂正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前进。

抓思想,破要害,立根本

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一开始，这个厂的广大群众对于劳动组织、生产管理、生活福利等方面，提出了几百条改革意见。究竟怎么破，怎么立？主要破什么，立什么？许多同志心中无数。有的认为，“大家提什么，就改什么”。革委会和部队支左人员，带着这个问题，组织大家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提出的“鞍钢宪法”和关于办社会主义企业的一系列指示，进一步明确了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的方向。他们认识到，破除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规章制度，是一场革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彻底破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生产第一”、“专家治厂”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才能破在要害处；只有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办企业路线，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才能立在本上。如果东改一条，西改一条，眉毛胡子一把抓，就会抓了枝节，丢掉根本，改来改去，跳不出旧框框。

“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生产第一”，是修正主义企业管理制度的灵魂。过去，有一个走资派露骨地说：“我们工厂第一是生产，第二是生产，第三还是生产。”而他们搞生产有“三不干”：产值低的不干，数量少的不干，利润小的不干，一句话，就是为钱生产。制度中规定，“调动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靠钱，保证产品的质量、数量靠钱，鼓励出勤也靠钱。他们设立了名目繁多的评奖制度，车间与车间、小组与小组、个人与个人互相评奖，年年、季季、月月评奖。工人同志在批判中愤怒地说，刘少奇这套黑货，要我们为“私”干活，为“我”争奖，评来评去，就是要把我们工人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评掉，把厂的社会主义方向评掉。真是裹着蜜糖的砒霜，比毒蛇还毒！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还是搞“利润挂帅”、“物质刺激”那一套，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办企业路线。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厂革委会和广大革命群众深刻地认识到，忘记了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就会迷失方向，阶级敌人篡权就看不见，修正主义路线就认不清，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企业就保不住。他们在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中，把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作为建立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的根本原则。他们建立了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政治工作制度，领导班子革命化的制度；同时，彻底批判了过去的单纯技术观点、单纯业务观点，正在逐步建立用革命统帅生产的新的生产管理制度。由于他们狠抓根本不转向，全厂广大革命群众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不断提高，革命、生产热气腾腾，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新新局面。

这个厂过去的规章制度贯串了“专家治厂”的路线，对工人群众实行管、卡、扣、罚。在一本近十万字的《北郊木材厂企业管理制度》中，规定了这个权是这个长的，那个权是那个主任的，就是没有什么权是工人的，工人有的只是被管的权。

办企业依靠谁，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企业变不变颜色的大问题。只有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伟大指示，才能保证企业沿着正确的方向胜利前进。他们彻底批判了“专家治厂”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新建立的规章制度中，充分发挥工人的主人翁作用。

比如技术管理，过去技术大权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技术管理制度越来越繁杂，严重地压制工人群众的创新精神。工人搞革新，要经过“五定”（定项目、方案、图纸、金额、效果）“四道关”（技术科审定，财务科算账，厂长批准，供销科备料），周转很长时间，才能开始试验。其中一道关过不去，就吹台了。工人阶级掌握技术大权后，建立了新的技术管理制度，新产品试制、设备维修、新工艺的制定，都是工人与技术人员、干部三结合进行。各车间普遍建立了三结合的技术革新小组。他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树立了革命搞革新的思想，从生产实际需要着眼，发动全厂革命工人，人人动脑筋，个个找窍门。不到一年的时间，全厂实现大、小技术革新一百三十余项，其中重大的有十六项。今年一月份，几位老工人把几年前被压制了的双头开棒机这个革新项目，又提了出来，立即得到厂革委会和部队支左人员的大力支持。他们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下，凭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忠心和多年的实践经验，艰苦奋战三十八天，终于试制成功，提高功效十倍左右。

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中，厂里曾经出现过这样的现象，有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改不动，有的改了，但过两天又恢复了。厂革委会和革命群众分析了这种现象，认为这是由于人的思想问题没解决。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必然会引起不同思想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的公与资产阶级的私的斗争，先进思想与保守思想的斗争。不破除旧思想，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就破不彻底，即使破了，思想问题没有解决，新制度也立不起来，即使立了，也不能巩固。他们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的教导，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彻底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肃清“刘毒”，增强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精神，推动了这一革命运动的胜利前进。工人群众说：“批得越深刻，认识越明确；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破得越彻底，新的制度立得越牢固。”

精 兵 简 政

他们总结了过去的经验，认为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就必须精兵简政。这个厂，过去管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厂部有一处二室七大科，脱产人员达一百三十多人。科室多，人员多，为了互相制约，把人与人、科与科的关系，用一大堆烦琐的规章制度规定下来。有一个科的规章制度里，这样写着：“科长因事外出，一切事务由副科长负责；如副科长外出，一切事务由正科长负责。”繁杂的规章制度，造成各自为政，互相扯皮。有的同志概括了这样几句话：机构层次多，解决问题少；表报手续多，实际有用的少；官僚主义多，深入群众少；烦琐哲学多，工作成效少。革委会成立后，精简了机构，许多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也就失去了作用。没有闲人就没有那么多烦琐的规章制度，同时，只有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才能巩固精兵简政的成绩，这是一条重要经验。现在，只有政工、生产两个组，共二十一人，建立了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为工人服务、为生产服务的革命化的新制度。人少，事多，但解决问题快。比如，过去按旧制度办事，从接受定货到正式投产，往返十四道手续，周转四十五天；破除了“业务旅行”的旧制度后，只需五天到十天就可投产。过去许多繁杂的规章制度造成生产车间为科室服务，精兵简政后，生产组和行政服务人员经常到车间解决问题，深受工人群众欢迎。

一 分 为 二

这个厂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中，开始有的人认为，过去制定的规章制度统统要不得，主张“沙锅里捣蒜，一锤子砸烂”。大多数同志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对原有的规章制度，要进行具体分析，一分为二，分清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对于修正主义的规章制度，如各种奖金制度，应当废除；但是，对于社会主义企业和现代化大生产所必需的计划管理制度、成本核算制度、质量检验制度、工艺流程、安全操作规程

以及必要的劳动纪律等，是不能“砸烂”的。正确的作法是：改革不合理的，保留合理的，创立新的。例如：

计划管理制度是必要的。过去关于编制长期、短期计划和召开生产调度会议检查计划执行情况等规定，都是合理的、需要的。但是，以往是少数人订计划、管计划，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是形而上学的、机械的。他们不是根据生产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补充、调整计划，而是用计划指标去卡生产，严重限制了工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造成窝工浪费。现在，厂革委会遵循毛主席关于“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的教导，生产任务交给全厂工人讨论，建立了依靠群众、上下结合订计划的制度。讨论计划时，以革命统帅生产，结合形势，制定措施，落实计划。这样，计划比较符合实际，广大群众明确战斗任务。领导和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到处出现共产主义协作的好风尚，全厂形成一个战斗集体。工人同志说：“过去是上面说了算，工人只管干。现在是，计划大家订，措施大家找，生产一块干，任务提前完。”

质量检验制度也是一定要有的，认为可以不要质量检验制度的观点，是片面的，错误的。同志们认为，不断提高工业产品质量，对社会主义建设、支援世界革命有重大意义，改革质量检验制度，一定要保证产品质量精益求精。过去的产品质量检验制度，对工人群众不信任。一本《质量管理制度》五章二十六条近一百款，强调依靠少数检验人员“监督工人”，造成生产工与检验工之间的矛盾。工人同志说：不依靠群众，就是一个工人后面跟上一个检验员，也提高不了质量。现在，他们加强思想工作，根据木器生产的特点，保留原来检验制度中的合理部分，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人人负责，互相帮助，班长检查，小组讲评和成品入库、出库专人验收”的新的检验制度。在全厂生产大发展、新产品不断出现的情况下，新制度保证了质量稳步提高。

既要积极 又要稳妥

厂革委会认为，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一场革命，必须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同时，他们也认识到，这是一项很复杂的任务，涉及的问题很多，牵连的面很广，必须采取慎重态度，决不能莽莽撞撞，草率从事。牵涉到全国性的比较重大的问题，要积极向上级提出改革建议，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批准，采取上下结合的办法，试行改革。最近，他们本着积极、稳妥的精神，对某些制度试行了一些改革。比如，经过群众讨论和有关部门同意，试行简化了财会手续，既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又节省了人力。这些试验的效果，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检验和总结。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规定了企业内部、外部的各种关系，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会引起各种关系的变化，涉及到很多政策问题。厂革委会认为，只有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才能处理好这些关系。例如，在改革企业管理制度时，他们注意处理好干部和工人之间的关系，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改革技术管理制度时，他们认真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使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相结合，接受再教育，同时，注意发挥技术人员的积极作用。这个厂在斗、批、改中，还认真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总之，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应当考虑到有利于工人阶级内部的革命团结，应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消灭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

目前，他们正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使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的群众运动深入发展。广大革命群众，在“九大”精神的鼓舞下，满怀战斗的豪情，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新高潮，高举革命大团结的旗帜，夺取斗、批、改的更大胜利。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九年第六期第七期合刊）

彻底批判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

——批判反动小说《上海的早晨》

反对工人阶级就是反革命

工人 戈忠东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而复秉承其主子刘少奇的旨意，却在反动小说《上海的早晨》中，把我们工人阶级丑化得一塌糊涂。

《早晨》里的一个主要工人形象叫汤阿英。这个汤阿英是一个挡车女工，出身在世代贫农家庭。她十四岁被卖给地主，落入了虎口。从此，她挨冻挨饿，挨打挨骂，累死累活，受尽了地主的压迫和侮辱。后来，她逃到上海，在地下党员秦妈妈的帮助下，入厂当了纺织工人。这样一个苦大仇深的贫农的女儿，这样一个深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压迫、剥削的女工，当她迈步跨入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当她从被奴役的地位转变为领导阶级地位的时候，她该是多么感激伟大领袖毛主席，多么热爱光辉灿烂的新中国啊！她的心底又该蕴藏着多么巨大的革命力量啊！

可是，周而复笔下的汤阿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工人阶级最有远见”。而这个汤阿英呢？鼠目寸光，十足的“近视眼”，只看到鼻尖底下的事情。她一年到头忙得在“站起来，伸直了腰，就要碰到头”的草棚棚里，整天不和大家往来，点钟，她上班；下班，就回家，很多活动都懒得参加，即使人在厂里上班，心也是时刻“惦记家里”。要是她回到家里，就别想叫她再跨出那间草棚棚的门”。“小家庭象笼子一样牢牢地锁住了她，使她一天到晚“蒙在鼓里”，不知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甚至连世道变了样，黑暗的旧中国变为光明的新中国这一天翻地覆的伟大变革，她“还不知晓”。请看：工人阶级的形象被周而复丑化成了什么样子！

工人阶级“最富于大公无私”。而这个汤阿英呢？自私自利，一切为了“日子好过”，一生无产阶级的斗争，就是其卑鄙手段之一。让我们以刘少奇精心策划的余静为例，来一番剖析。请看：这个身为地下党员的余静，在歪曲大搞经济主义，只求每星期的工资，按时拿，”不要需要现钞，”要工领导权时，她马上拱手让权，”私心还得多！”

“权威”韩云程那得五体投地，奴颜婢膝的走狗、资产阶级走狗、”我们欢迎你回到工人阶级的队伍里来。当不法资本家徐义德”交代”后，她洋洋大耀起来，要在第二天的“五反工作检查总结大会”上”请”徐义德”准备在会上”上报一下”。

请看：这个身为党支部书记的余静，为了”感化”徐义德，大走“内线”，到资本家的家里登门拜访，看一天大闹扑克牌，陪三太太吃”蟹壳黄”，宣扬什么男人和女人，大家都是人，”主要资本家的小老婆去，真正的家”。

余静，余静，真是丑死了！丑死了！丑死了！

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工贼，竟被小说吹捧为什么“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代表”。

难道能有放弃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大搞经济主义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代表”吗？！

只要“有生活做”、好“寻饭吃”就满足了。如果有什么事同她的利己的人生哲学发生了矛盾，那她是“怎么也不肯”放弃个人利益的。在解放前夕的一次罢工运动中，大家都“摆平”了，唯独汤阿英的车“还在转动着”，她在想：“一摆平，歇生意，上哪几干活呢？”在五反运动的高潮中，她整天担心“五反斗（不法资本家）僵了，影响以后的生活”。因此，她“不想检举”不法资本家徐义德的五毒罪行，只想随大流，“因为这些事大家都做，那汤阿英做也就没有什么了”。原来如此！凡事离不开一个“我”字，一切以“我”为中心，个人的小算盘打得笃笃响，对我有利就干，没利就不干。她的“做生活巴巴巴”也要，“参加五反运动”也要，“控诉资本家”也要，哪一样不是出自她的利己主义考虑呢？站在我们面前的汤阿英就是这么一个灵魂死了的利己主义者，这哪里是什么工人阶级的形象！

工人阶级“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而这个汤阿英呢？胆小怕事，卑躬屈膝，简直没有一点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解放前夕，她听见资本家的脚步声，就“提心吊胆”，双腿“酸软无力”。当她给人稍稍拉到罢工队伍的前面，就“有点吓势的，走了没两步，便退到后面”。在汤阿英的心目中，资本家是这样的“厉害”和“可怕”，一句话就可以开除工人，叫你东来不敢西”。真是无耻的软骨头。解放后，她仍然愚昧落后，奴颜婢膝，毫不关心国家大事，“开起车间小组会来，她闷声不响，从来不言，有时候还不来开会哩！”她不敢和资本家面对面斗争，一见到徐义德就“低下了头”。甚至在五反运动中不知羞耻地胡说什么“当然是徐义德养活我们工人”。一个真正的工人哪里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这明明是周而复借工人口之口，为资产阶级说话！这明明是周而复在贩卖大工贼刘少

奇的“剥削有功论”！刘少奇不是污蔑工人都是“欢迎剥削”，叫嚷“剥削的越多功劳越大”吗？拿刘少奇的这番黑话与书中汤阿英的谬论相对照，如出一辙。

周而复自我标榜《早晨》是“反映中国工人阶级不断成长和壮大的历程”的。这真是欲盖彰彰！我们从被丑化的汤阿英身上，看到的是一个苦大仇深的贫农女儿怎样地被歪曲为资产阶级奴才的“历程”。“成长”云云，全是谎话！

周而复污蔑工人阶级的种种谬论，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只不过是他的主子刘少奇那里拣来的破烂货。大工贼刘少奇胡说什么工人阶级是“不能依靠的”，并恶毒地把我们工人阶级比作“破椅子”。周而复正是按照这副反革命的“模子”来塑造汤阿英这个工人形象的。不是吗？象汤阿英这样的“破椅子”，难道有一点无产阶级思想吗？难道可以当作革命的依靠对象吗？难道能够执掌好政权吗？当然不能。深受压迫的工人阶级不能依靠，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那么，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究竟要依靠谁，政权究竟要由哪个阶级来掌握呢？《早晨》通过对工人和资本家的一贬一褒，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要依靠反动资本家，什么“智多星”、“铁算盘”、“办厂专家”、“红色小开”等等，妄图推翻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让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复辟资本主义。

这完全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

“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在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工人阶级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浩浩荡荡开进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领导、批、斗、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刘少奇妄图推翻工人阶级领导地位，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黄粱美梦，彻底破产了！

反动小说《上海的早晨》竭力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百般丑化工人阶级，把工贼乔扮成“英雄”，就是其卑鄙手段之一。让我们以刘少奇精心策划的余静为例，来一番剖析。请看：这个身为地下党员的余静，在歪曲大搞经济主义，只求每星期的工资，按时拿，”不要需要现钞，”要工领导权时，她马上拱手让权，”私心还得多！”

“权威”韩云程那得五体投地，奴颜婢膝的走狗、资产阶级走狗、”我们欢迎你回到工人阶级的队伍里来。当不法资本家徐义德”交代”后，她洋洋大耀起来，要在第二天的“五反工作检查总结大会”上”请”徐义德”准备在会上”上报一下”。

请看：这个身为党支部书记的余静，为了”感化”徐义德，大走“内线”，到资本家的家里登门拜访，看一天大闹扑克牌，陪三太太吃”蟹壳黄”，宣扬什么男人和女人，大家都是人，”主要资本家的小老婆去，真正的家”。

余静，余静，真是丑死了！丑死了！丑死了！

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工贼，竟被小说吹捧为什么“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代表”。

难道能有放弃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大搞经济主义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代表”吗？！

难道能有放弃资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对反动资本家及其走狗烧香磕头、顶礼膜拜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代表”吗？！

难道能有放弃对资本家家属的改造，大谈其男人女人”都是人”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代表”吗？！

这显然是一个弥天大谎！

当然，余静这个工贼并非是她”自产自销”的，而是从她的黑主子、大工贼刘少奇那里批发来的。

正是大工贼刘少奇，几十年来在工人运动中一贯鼓吹“合法斗争”，推行反革命的“经济主义”，从根本上背叛了毛主席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真理！

正是大工贼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后，大搞阶级投降主义，从根本上背叛了毛主席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正是大工贼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无耻地吹捧“不一定有资产阶级思想的资产阶级”，吹嘘“资本家老婆”晚上回去一席话，就比两个副总理还厉害”，从根本上背叛了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真理！

余静的所言所行，已经充分表明，她根本不是什么“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代表”，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贼，一个地地道道的资本家的走狗！

周而复把这么一个工贼打扮成“英雄”，就是妄图以伪充真，为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招摇撞骗，为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大造舆论。我们一定要向应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的号召，继续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把刘少奇、周而复、余静之流这些不齿于人类的狗屎，连同他们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各种毒草，统统批臭！

贩卖修正主义工运路线的黑货摊

解胜文 前哨文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工人运动向何处去？是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工运路线胜利前进，把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建设成为革命的战斗堡垒，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还是执行大工贼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工运路线，大搞经济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大办“全民工会”，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两条工运路线的斗争。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而复是刘少奇修正主义工运路线的推销员。他炮制的大毒草《上海的早晨》，就是贩卖修正主义工运路线的一个黑货摊。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民主革命胜利后，工人运动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而战斗。

可是，大工贼刘少奇却喋喋不休地叫嚷：解放后，“生产运动就是工人运动”，要“为工人切身生活而斗争”，妄图以“生产运动”代替阶级斗争，以为“钱”的斗争代替为“权”的斗争。

《上海的早晨》贩卖的就是刘少奇的这套黑货。

《早晨》中以余静为首的沪江纱厂的“工会干部”们，都是“生产运动就是工人运动”论的奉行者们，他们一个劲地叫嚷：生产，生产，好好生产！他们认为“生产增加了，生活就提高了”。什么政治斗争，什么巩固政权，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他们统统不要。当反动资本家徐义德在棉花里掺进许多“次货”，盗窃国家原棉，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时，余静不自己熟视无睹，而且还要动员“工人同志克服困难，搞好生产”，帮助徐义德把社会主义的毒瘤。

“五反”运动开始了。面对不法资本家大量的恶毒行为，余静一反从不领导工人向他们作政治斗争，而是一个劲地分析研究徐义德还有多少钱，能不能让自己吃上饭。在“五反”总结大会上，余静不是号召工人和徐义德继续斗争，而是说：资本家“改造”好了，我们工人更要“严密保护机器，搞好生产”。

在周而复的笔下，沪江纱厂的工人一个个全成了只晓得做活挣钱，不知道巩固政权的糊涂虫。他们说：“我们工人好好生产，农民好好种田，日子会一天比一天好的”，就可以象“苏联的工人”那样，“住洋房，坐汽车”。

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抓革

命，促生产”，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正确地回答了革命和生产，精神和物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量之间的关系。毛主席总是教育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从来都不否认生产的重要性，一向认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但是，在抓生产的时候，首先要政治挂帅，用政治统帅生产，促进生产，带动生产。在夺取政权以后，工人阶级不但要搞好生产，更伟大的历史使命是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战斗。大毒草《早晨》所宣扬的“生产第一”的谬论，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的货色。

“五反”运动，是我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搏斗的第一个大回合。这一斗争的实质，是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场斗争中，作为“工运领袖”的余静，居然闭口不谈巩固政权，闭口不谈阶级斗争，他们究竟要把工人运动引向何处去，不是十分清楚了吗？他们就是要工人阶级忘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要把无产阶级经过浴血奋战得到的政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

沉痛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的生存权，生命权。如果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不巩固，广大工人阶级连脑袋都保不住，还谈得上什么“好日子”？眼前的苏联就是一个活标本。在那里“住洋房，坐汽车”，绝对轮不到工人，而是那些骑在工人头上的特权阶层。《早晨》第二部出场的的时候，是一九六二年。那时，苏联早就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了，周而复却在津津乐道地鼓吹要把中国变成象苏联那样，这难道不可以充分地看出他们贩卖苏联只要“钱”不要“权”的修正主义工运路线的狼子野心吗？

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工运路线的实质，就是向资产阶级投降。《早晨》就是一部修正主义的“投降书”。沪江纱厂的“工会主席”余静以及站在余静背后

的区委统战部长杨健一伙，就是跪倒在资本家徐义德脚下的奴才。

整篇小说从描写资本家徐义德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开始，到余静、杨健一伙向徐义德投降而告终。上海一解放，没来得及跑到香港去的反动资本家徐义德就自恃自己有“雄厚的资本”，在上海、香港、纽约设有“三道防线”，“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拉开了架势，向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猛扑过来。他的第一步棋，矛头就直指工会，派特务陶阿打进工会，叫嚷要“把工会拿过来”。余静一伙呢，来了个拱手欢迎，让陶阿打当上了“工会委员”。以后，徐义德步步进攻，余静一伙节节退让。徐义德以次充好，偷换原棉，大量盗窃国家资财，造成生产上的严重困难。面对资产阶级这样猖狂的进攻，余静一伙却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等到工人找出了原棉的问题，资本家的罪恶行径明明已经暴露无遗了，余静却偏要找徐义德偷盗原棉的伙计——资产阶级“权威”，按照徐义德的口径做“技术鉴定”。“五反”运动开始了，反动资本家制造停工、停工、停薪的“三停”事件，疯狂地进行对抗。工人气炸了肺，余静吓破了胆，她不是组织工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是急忙去向徐义德苦苦哀求：快点发菜金啊！

为了使徐义德早“坦白”，早“过关”，余静又奴颜婢膝地跑到徐公馆。她一进徐公馆的门，就吃了资本家奥老妻的“闭门羹”。这个把《修养》学到了家的资本家，坐在“冷板凳”上竟“忍性住，不动声色”。二姨太不受降，就去找三姨太。说什么“劝劝徐义德，早点坦白交代，对徐义德有好处”，这是“真正的爱他（徐义德）”，好一个“真正的爱”！哪一家的“工会主席”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这一切，都有力地表明：余静所推行的是一条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的工运路线。

杨健、余静这伙工贼竭力推行这条投降主义的工运路线，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心心甘情愿地接受资产阶级的奴役。

工会大门向谁开？这是工人运动中两条组织路线斗争的焦点。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建立“坚强的阶级工会”，“要谨防拱手，防止反动特务分子混入工会。”大工贼刘少奇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极力鼓吹“不分政治、宗教、信仰”的“全民工会”，甚至叫嚷：“地富反坏和还乡团，改造好的可以加入工会”。

大毒草《早晨》所描写的工会，就是根据刘少奇的谬论炮制出来的大杂“工会”，它的大门为资产阶级的走狗、帮凶而开。沪江纱厂工程师韩云程是一个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是反动资本家徐义德的奴才和帮凶。对于这样一个工人，“工会主席”余静却迫不及待地要把他拉进工会，一再向他表示：“工会的门永远对你开着。”当韩云程想弄一张“红派司”作招牌时，余静就喜出望外地宣称：“我代表工会欢迎你！”其他资本家的心腹，如会计主任贾复基、工务主任郭鹏等，也一个个地像余静吹吹打打地迎进了工会的大门，还美其名曰：“归队”。

《早晨》竭力鼓吹的所谓“归队”，玩弄的是什么把戏呢？就是妄图按照大工贼刘少奇的“不分政治”的黑方针，掩护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混进工会，给他们找一个“红色防空洞”，让他们打进来，从内部腐蚀、破坏、瓦解工人队伍，把无产阶级工会演变为资产阶级的“黑色染缸”。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刘少奇极力鼓吹“全民工会”的要害，在于使工会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演变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周而复笔下的工会，正是一个十足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在这个“全民工会”中，掌握领导权的是工贼。伟大导师列宁说过：“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事实正是这样。周而复所着力刻画的“工会主席”余静，实际上是一个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工人阶级败类。她想资本家所想，急资本家所急，帮资本家所需，起了资产阶级不能起的作用。

工会是阶级的产物，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一定要彻底砸烂刘少奇的“全民工会”论。我们一定要在工人运动中念念不忘无产阶级的“纲”、“线”、“权”，把两条工运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工运阵地，把工人阶级的革命群众组织建设成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战斗集体。

